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三

賦役門

財賦

財賦造簿之法

真西山



以上數條皆可采用而歛縣造簿之法尤為切要蓋簿書乃財賦之根柢財賦之出於簿書猶禾稼之出於田畝也故縣令於簿書當如舉子之治本經近世不然雖秋夏之簿未嘗不置然為宰者罕會親閱則所以催科者鄉司之草簿而已彼其平時飛走產錢出入賣弄無所不至若據其草簿以催科則指木

納爲已納已納爲未納皆惟其意所欲官賦之陷失人戶之被擾皆由於此若用歛縣之法則各都之納有欠無欠一目瞭然故嘗謂催科之權在已而不在吏則不擾而辦在吏而不在已則擾而不辦蓋謂此也今屬縣財賦之不辦大抵由其不能用歛縣之法故予於此尤惓惓焉

稅賦

戒攬戶不得過取

胡石壁

當職軫念郡民困於賦歛之重故於去歲秋苗特與減斛面米罷市利錢蓋將以惠服田力穡之農也又慮攬戶欺罔愚民仍

前多取復與立定規約令除輸官之外所贏不得過三分既見之鏤榜曉示又勒各人責其決配罪狀付案爲照三令五申亦云至矣意謂幽遠小民必已俱被其澤茲因張燈之夕村夫野老雜沓戶庭當職微服詭辭問所疾苦言及稅事莫不蹙然以悲多者一斗納及千六以上少者亦不在千二以下參攷衆論如出一口若是則攬戶之取盈不當加倍於官府矣何無忌憚之甚誅之不可勝誅不誅則無以示戒合擇其太甚者懲治一二以警其餘魏六乙周七乙各決脊杖十五刺配本州枷項市曹示衆十日餘人責戒勵一次仍備榜

催科

重覆抑勒

蔡父軒

催科固不可緩然重覆抑勒至再三民力其何以堪之邪據程上舍所訴始焉輸納已有李壽親領狀繼而重覆不免蠲田重納李壽等未容到庫交錢只還領狀今又將其僕朱七二柳林及膚剥膚及骨可念甚矣巨浸方退生理如線官吏更忍魚肉一邑之生靈乎帖縣且追李壽一名併朱七二賫領批赴司比對限五日

巡檢催稅無此法

蔡父軒

自信州來者皆言巡檢在彼催稅何待張天驥狀然後知之巡檢催稅固不可吏貼就寨催稅有此法乎姦吏與悍卒並同其流毒四出也固宜且照所申緩追候本司探問得實專人追之以來併帖示巡檢

州縣不當勒納預借稅色

劉後村

嘗職入信州界鋪寨兵刑論縣欠其衣糧都保役人又論縣道勒納預借謂如五年田方夏秋米已交足又借六年之米剥下如此所不忍聞知縣或奮由科第或出於名門豈其畧無學道愛人之心哉諒亦迫於州郡期會軍兵糧食之故訪聞預借始

於近年同此郡縣昔何爲而有餘今何爲而不足任牧養撫字之責者蓋於源頭討論一番自州寬縣自縣寬民庶幾一郡百姓漸有甦息之望今賢而明者但有輓感歎息諫而闇者又縱姦吏舞弊其間如預借稅色既不開具戶眼止據吏貼數秤數目抑勒都保必欲如數催到錢物或歸官庫或歸吏手亦何所稽考爲百姓與都保者不亦苦哉今雖未能盡革亦須以漸講求牒州帖縣各以牧養撫字爲念共議所以寬一分者所論縣吏取乞且帖各縣於被誦人內擇其尤甚謂如乾沒百姓都保錢合不以輸官者斷刑一二以謝百姓其賊多者解赴本州施

行仍榜縣市

州縣催科不許專人

劉後村

通天下使都保耆長催科豈有瀆用吏卒下鄉之理若有耆保不服差使州縣自合追斷枷項傳都號令孰敢不畏今州縣皆曰官物不辦因不差專人之故去年蔡提刑任內亦禁專人亦自不妨州縣催科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恐有之矣未聞無專人而財用不足也苗絹失陷緣人戶規避和糴飛走產錢之故今不覈版籍併產稅整理失陷而歸咎於不專人豈不與近日朝廷詔旨臺諫申請替馳平當職舊會試邑作郡未嘗專人亦未

嘗聞事近日雖連被版曹督責終不肯專人至饒州及徽州南
康縱使州縣力能撼搖當職不過歸奉宮觀當職平生無意仕
宦決不以浮議輒差專人案牒帖報州縣仍牒諸司

百不效頑戶抵負稅賦

胡石壁

趙桂等抵負國稅數年不納今追到官本合便行勘斷懲一戒
百當職又念爾等既為上戶平日在家為奴僕之所敬畏鄉曲
之所仰望若一旦遭捷市曹撼擊則自今已後奴僕皆得侮慢
之鄉曲皆得欺害之終身擗頭不起矣當職於百姓身上每事
務從寬厚不欲因此事遽生忿嫉之心各人且免勘斷但保正

戶長前後為催爾等稅錢不到不知是受了幾多刑杖陪了幾
多錢財若爾等今日只恁洋脫而去畧不傷及毫毛則非惟姦
民得計國賦益虧而保正戶長亦不得吐氣矣案具各鄉欠戶
姓名銅身趙桂等以次人承引下鄉逐戶催追立為三限每限
十日其各人正身並寄收廂房候催足日方與收納本戶稅如
違不到照戶長例訊決一則可以少紓戶長之勞一則可以薄
為頑戶之戒

不許差兵卒下鄉及禁獄羅織

葉提刑筆

縣尉所有獄具畧備問何所用之則本州委之驅催官物專用

以羅織欠戶者也國家憲用但長催稅苗其出遠省限亦自有此比較之法未聞使巡尉差丘卒下鄉追捕而佐官輒置枷杖繩索等以威劫之也據縣民苦澄等數狀且有未嘗充攬戶而妄指作攬戶追納官物之詞此尤無狀今時民力亦已困矣催科雖是州縣急務其忍復於法外肆其虐邪在法非州縣而輒置獄若縣令容縱捕盜官置者各杖一百縣尉且罰俸兩月催承吏來牒諸州今後管照條比較若出遠省限只令委官一員驅催不許輒委巡尉用兵卒下州及禁獄羅織爲國家愛養根本誠非小補

已減放租不應抄估吏人貲產以償其數 葉提刑筆

頴州嘉定十四年旱歉比諸州最甚而減放分數最少臺臣論以有旨施行今有減放未盡去處優加寬恤漕倉兩司節節行下而本州竟不肯實減本年苗數僅以二十三年十縣殘苗塞責已非從實減放矣其事既申朝廷徧報諸司榜示民力乃復於守臣將離任之際再責諸縣舉催急於星火此何理也諸縣催剥如故惟信豐甯知縣以撫字爲心不敢奉命本州遂將縣吏李仁等一十四家抄估貲產以償其數本州適遇歲惡視民秦越略無救災恤患之意已失長民之職其所施行又自相

背戾上不有朝廷下不有諸司率意肆行使吏民皆受其禍
政有甚於此者乎且吏人犯枉法贓或侵盜官物則有估籍之
條未聞不催已蠲之租而可以抄籍者也况數家非皆當行吏
人尤爲濫及無辜近制抄估合申本司審覆本州亦無一字關
白是國家法度行於天下而獨不行於贛一郡矣但當時書擬
判行等官各已替去不欲案劾承吏劉輝游文質各脊杖十五
配鄰州都吏程倫勘杖一百勒罷牒縣將所估賣到家業錢限
一日發下原估官給還買業之人以原業歸其主其已估未賣
者並與給還所有已蠲之租諸縣並不得再催申朝廷牒轉運

司報諸縣並照會仍榜縣市

受納

革受納弊倖

方執產

頗聞諸倉舊多弊倖於是民受其病則苛取並緣官受其病則
濕惡碎雜徒以左右罔利而公私俱不便矣蓋緣受納有官員
之弊有典吏之弊有捺攬之弊頃至約束一官員之弊受納之
官正當以已律人所謂事例者倖門也此門一開則無往而非
弊矣垂涎染指亦能幾何而此身亦墮諸吏膠漆之中矣受制
於人方將畏首畏尾之不暇豈能鈴束吏姦釐革民病今所委

受納官必能相體不待多言然官員潔身自是革弊之第一義
至於人役亦不可帶入倉門蓋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弊除帶兩
名輪日當直外其餘無本州給牌輒入倉門者杖一百編管
一典吏之弊倉場受納最苦於群眾打攪革此弊當先汰去冗
雜之人今再定稅倉專司一人司級一人並仰都吏保明如有
違犯併坐都吏諸處衙番並不許作名色取乞使司級賠贖作
弊取償仰司級陳告亦準前斷司級敢縱容搽攪交量濕惡賣
弄斛斛虧官害民究見得實定行決配

一搽攪之弊一應人戶自行輸送而不付之搽攪之手在官在

民實為兩便緣付搽攪則民間為其膏弄取多餘官司為其把
持入納濕惡任法官買應納官之物准盜論何況宗室上舍
學職子弟等現攪官物豪霸倉使官司虛受多量之名民間
實受多取之害委為不便前項人當職並有姓名未欲榜示儆
能悔改何宰相安如蹈前非必貽後悔

義米不容蠲除合令照例送納

胡石壁

義米之增其來已久揆之於法雖非所宜然推原其由亦是因
郡計窘縮之故不得已而為之非皆作法於貪也區迪功之訴
於上臺其詞固不可謂之不直但本府兩縣凡有田之家無多

無少皆是如此輸納官司逐年靠定此米以充經常之用一日
去此則官吏欠四五月之俸士卒欠四五月之糧不復可以爲
州爲太守者雖廉如夷齊循如龔黃亦無緣可以去之非不欲
去也蓋以官吏決不可以數月無俸士卒決不可以數月無糧
也兩縣之間非無豪富之家非無健訟之人皆俯首帖耳甘心
聽命無一人有詞者亦知其勢不得行耳兩縣之人皆無詞而
區迪功乃獨有詞何哉本府當來若見得此米當去則當一切
蠲除不當獨免區迪功之一家若見得不可去則當條具利害
申聞上臺不當泯泯而止免一家而不免兩縣則是放飯流歎

而問無齒決也有詞者則得免無詞者則不得免則是吐剛茹
柔嚙羸獨而畏高明也當官而行當如是乎當職假守兩年未
嘗分毫過取百姓官吏士民皆知之天地神祇與聞之乃者受
納秋苗減斛面米罷市利錢會無一毫靳惜使此義米可去則
必不待來年然後已矣以當職拳拳爲民之心如此其切至尚
不能去豈是州郡之當取哉大禁小禁固賢者之所不爲大貉
小貉亦賢者之所不能也本府每歲苗額相近二萬倉廩之盈虛
固不以一家爲輕重第一家既免則人人皆將援例不從則無
以爲詞從之則無以爲繼合勒令照衆例送納所有三年內未

納之米今不欲監賠訪聞其家頗好施舍近見躍龍橋未有屋
宇自欲捐金捐廩成此美事若果能如此當以此米爲助帖知
縣更行勸諭

綱運

綱運所閱皆稍火等人作弊

胡石壁

州縣裝發綱米斗斛升合皆有定數縱是東量西折相去亦能
幾何皆緣稍火等人侵移偷盜押綱官吏或與通同爲姦或不
用心照管所以折欠過多且如今此張細王太運載和糴米自
新化裝發至潭州交卸以水程計之不過千四五百里溪水泛

漲順流而下半月可達何爲六月且日離岸至七月望日纔到
濡滯若是意果何爲多爲一日之留則多作一日之弊當時官
吏亦不聽其所爲更不催督豈皆念不到此哉路上有花并有
酒一程分作兩程行蓋亦有所利而然也遂使虧折之數已居
十分之二千里之程半月之內其弊已如此若更遠於此必至
於滿船空載月明歸矣黨或佚罰則自此人人是則是做將吏
人既已均陪船戶各決脊杖十五配本州

差役

比並白脚之高產者差役

范西堂

差役之法先從白脚自有專條斷春守義坊缺後自去年三月定差至今年五月索案猶未結絕據所追到通計八名內張世昌產錢三十六貫明現產錢二十四貫謝通產錢一十七貫係是白脚合與比並差克其餘如張子高如明珠如陳文蔚如明琦如明珍物力雖有厚薄歇役雖有淺深既無倍法豈宜追逮今發轉供牽淹延逾歲訖無定說及送獄司責據呈上明現情願承認衆力各有陪貼外條法而用已意獄吏之私夫豈可從且三名白脚其體一同捨產錢三十六貫而差及二十四貫雖使強認烏能絕詞批照案牘初據張世昌所供本戶昔嘗出產

與鮑通阿蔡未曾過割取到合狀乞爲照行出業與人所幹何事直至臨役方退產錢自是不可憑使又據謝通所供明現節次置到蔡海鄭汝賢產業米行收入縱或有之未至便在張世昌之上且無實跡只聽虛詞尤不可信此項項待張世昌執役年滿明謝比較當差方合窮究何至以此預爲遷延且縣有版籍一年戶口之所從考不與照使反滋衆訟何以籍爲又觀定役之初鄉司具帳乃於張世昌名下朱批稅色曰十三年夏稅即此一節已見爲欺知縣花判國家正法保長不理此小役不折大役之法也洞燭吏姦六豈無見儻執此說久而不移張之

入役已及滿替豈容至今爾終訟張因此得計從而入詞又謂產錢雖有高下役之先必憑此定差初不會有山園田湖之分此說尤爲枝蔓使州判以謂張世昌所管之湖既是已業豈得妄稱浮產送縣比並可謂允當大抵一鄉役次鄉司役案彙寐知之二便從公與之定差蓋欲走弄以其私追逮一人則有一人之費不伐其謀何憚不爲今勒令當廳供合差姓名一人鄉司伍璉役案許壽咸以張世昌爲首既有定見何不就本縣保明直至俾廳方可從實自出懲斷且以今來所供不致面謾姑與從恕推司成冲在獄鞫勘既不會究竟明現陞進產業實

計若干平白勒令承認又取但行陳文蔚三人出錢陪貼文狀以此具呈不知用何役法本合懲斷以合充人張世昌原不會預禁只據送獄三人却不在明現之先又非專成冲之罪惟典押承行明有知縣書判喚上張世昌隨司非不分曉本案即不會行移本人即不會到官始終計屬意不難見罪當勘杖夫復何說且免追上聽本縣自作施行張世昌勘下杖一百押赴蘄春縣日下着役如更敢拒頑就行申解照斷

倍役之法

范西堂

準倍役法稅錢一倍歇役十年稅錢兩倍歇役八年稅錢三倍

歿後六年並理爲白脚張茂兄弟三人有母在堂產錢共計五十一貫未應均分合作一戶不可謂未應充保正然保內有張法政產錢四百十六貫有鄧汝賢產錢二百四十貫較之張茂產錢一係四倍一係八倍又各歿後十年已上今張法政鄧汝賢兩戶比較張法政執役在嘉定七年鄧汝賢執役在嘉定元年鄧汝賢歿在先而張法政未及一倍難用倍法合告示鄧汝賢先充次及張法政又次及張茂本里保正只差一人今乃三名並追顯是賣弄鄉司役案合從杖六十牒縣施行

父母服闋合用析戶

準法父母服闋合用析戶輪差役色合從煙爨載在令甲昭如日星州縣官司所當謹守今來劉益父母俱亡服闋年深兄弟五人內二弟破產見無寸土其餘三名亦已分析各有關書鄉司爲姦不與開戶宋良肱見居石佛煙爨保分自有役次岐陂田業係是寄產不應入帳若欲捨煙爨而用產業祖宗役法自是可廢兩名充役俱爲未當縱已定差烏得無詞今勒鄉司供具本里合充一人姓名責據保明謂是宋天啓產錢一百二十四貫歿後十七年與前來所差兩名殊爲不合顯是姦欺勘杖六十牒本縣告示如更有詞併鄉司申解以憑根究宋良肱既

自戶又敢存留祖名輒為詭挾勘下杖六十侯劉益押赴主簿廳當開者析而為三當併者合而為一取已開併狀回申

以宗女夫蓋役

范西堂

照對差役之法以白脚今立作趙八郡主升為百戶知縣定差謂是婦人從夫若欲以宗女蓋蔽編民戶役世無此條不可謂之非通曉役法者其後趙氏陳訴備錄提刑司行下問立女戶撫恤孤遺之文意在脫免尋送法司具條已為無義案吏並緣此意便欲轉移當趙氏未嫁鄭謹之時孤遺固當念女戶固當立今既從夫其戶猶是趙八郡主其意猶欲官司恤孤不知所

嫁之夫將為何用不審所具之法引用何條其後又曰鄭謹住在廣濟難以差應人在廣濟田在蕪春後隨田充又何難差之有果如此說外寄產役皆不可得而及矣此非鄉司役案之姦而何役法不馮而以提刑行下為憑知縣不當而以吏人立說為當事之倒置未有著是之甚者孫法迎已充析生役次陳文彬已經知縣監分各為都戶如故本廳去冬遍牒五邑取鄉司知委分析收退各要分明繳狀回申已行遵稟今索到差帳猶作一戶具呈可見姦猾鄉司役案各從杖一百備牒照知縣初判施行限十日如鄭謹有詞解上先行懲斷仍押鄉司下主簿

應限一日將兩力開析

借名避役

蔡文軒

始借趙姓詭名以避役今為趙杵夫所奪亦所自取無足憫者
牒軍催已斷因依申

限田

限田外合計產應役

關宰璠

陳坦父鈐幹官承議郎即非自擢科第已承父朝散大夫蔭朝
散四子身後減半其三子各已於田外計產應役陳坦祖官高
於其父父官亦是承蔭照條止得從一高者今紐計本縣產錢

見在一十四貫有餘若以每畝產錢十文為率亦計有田一千
餘畝本都產錢無有高於此者合從條制應役范岩受囑輒具
單稱贍塋產錢不應收併可見欺罔王昌老所糾允當兼陳坦
產錢比之已有四倍更有何詞案從條告示陳坦應役

父官雖卑於祖祖子孫衆而父只一子即合從父限田

法

擬筆

限田官品當從一高蓋使從其優也若曾高官品分衆子孫視
其父所得之限為多則固當從高若曾高與祖官品雖高而子
孫已衆以分法計之所得不多而其父之官雖卑於祖所得之

限差勝則却應用父之限若使必用其祖而置其父勿論則祖是七品而有五子父是九品而只一子其父所得限田乃皆無用今陳某之祖官六品合得田二十五頃而有四子亡歿減半四子分之每人合得三頃有零其父雖是七品却自合得二十頃亡歿減半猶合得十頃所謂陰補若原非七色補官合用官品而實與自擢科第一般特原是七色非泛而奏補子孫則不可比科第者爾本縣若必欲陳某以祖官品分析限田為當後則固未可但却有所當契勘陳某之父凡有幾子陳某若有兄弟合用分法則限田又自無多兼本縣但均其產以為十頃有

餘而不曾明行勘會田產實有若干贍塋之田固不應豁出其他山林之類皆有比折法十四貫之產錢決不止於百畝之產明矣此項最為的實而本縣未曾着實根究遂使頑者得以為詞兩爭人並知在帖縣限十日監鄉司從實根究要見陳某目今見管佃田畝若干或用產錢比算亦合照鄉例從實指定無容鄉司巧行賣弄仍請下鄉保係勘會陳某有無兄弟逐一具申以憑施行

申發干照

建陽丞

准使帖追究鄉司及勘會者保見得陳鈐幹只有分曉所管田

產除在外州難以勘當本縣見管產錢簿籍者計八貫五百一十六文又有諸里丞嘗六貫一百四十七文又一項崇正里九百三十三文通計一十五貫六百三十三文本府及諸縣官民所立丞嘗無如此之盛者其為詭立可見今據陳某之子陳鏞供稱丞嘗見有支書係作四分則陳某一分亦自見管產錢一貫八百文况彼三分或居外州其田並已倍併入陳某之家見收租管業緣產錢視田美惡多寡不等合遵照使判盡索陳某干照計筭頃畝其陳某復乃推稱原契等並發上提舉司致無可憑計筭及得以此罔惑官司今使限已逼合先具此因依中

乞使臺監陳某就索原發去契書送還愈廳就追所隸鄉司江壬見在本府銷註一併計筭聽從明斷施行見索到丞嘗砧基簿并支書各一本又正契一十九道隨狀申發取自指揮

章都運台判

本司再拖照昨據建陽縣丞申索到本縣王某糾論陳某爭役案連及陳承議一宗告勅批書分析田業干照尋送法司檢坐條令及畫宗枝圖看詳照得陳徽猷生四子陳履道父承議居其長有官乾道六年任成都府鈐幹自將田業經官起立鈐幹為戶至乾道八年三弟分孽祖業析居各以其祖經畧立為戶

籍干照分明淳熙六年陳履道父轉官承議郎任福州侯官知縣以此考之則是陳承議生前自用已官立力至轉官承議已經九年即與三第無官用祖為力事體不同當縣先來以其三房限田過滿各差應役獨承議一位應得見存官品於法聽免其理其當為承議之子者席父之蔭承父之產止應得七品官限田身後減半格法外有田業即合充役今據追到鄉司江壬所供紐計田畝方及八頃二分以法揆之實未出限田之數本縣令其應役交是不公所有見爭人王昌老當來已係知佐聚廳選差合該入役名次却將限田未滿人妄行糾論究其詞說

大抵枝蔓引援不合人情顯是健訟理合照條斷治且與押下本縣照原擬差定監勒日下入役如再妄生詞說別有施行江壬受囑將陳履道力下產錢以十丈紐為一畝委是違法決脊杖二十配處州

走弄產錢之弊

入境

當職昨來定差石才承替第九都周資謀役次其石才不肯責認入役致蒙縣衙再委勘定今契勘石才所以不肯責認入役之由其意蓋謂義役關約都例產錢至一貫者合當充役本都戶稅數計一千一百六十二文昨將原買來陳某二名某處田

若干畝賣與韓伯玉欲得除豁此項產錢則戶下稅數不及部
例庶幾可以苟免應後然拖照當來陳其實計產錢一百八十
一文今賣與韓伯玉契內具載產數乃謂二百七十二文及至
到官供責又謂三百餘文其產數之不同也如此所賣韓伯玉
田契內具載實約價錢二百五十貫續後節次供責或謂得價
錢二百二十貫後謂得價錢二百二十貫是其貫之不同也如此
原價韓伯玉田契內具載成契之日係是嘉定九年五月而拱
責在案乃謂嘉定九年七月其成契月分之不同也又如此及
據王珍狀陳韓伯玉係娶潘氏其賣田契內具載代書潘子仁

乃石才之妻黨爲牙者周夢德乃石才之女婿合是數端論之
則石才意在隱寄產錢規避應後遂與其親屬通同作弊以至
弄巧成拙每出輒異產錢價貫之數目與夫賣買成契之月分
徃徃差舛不相照應官司何以信憑竊緣在法不許臨後推割
今石才既是出賣田業隔年五月成契自合於當秋照契除割
產錢顧乃拖延至次年周資謀後次垂潘之時始入狀推割及
招王珍論破又乃於款詞之中有朱脚白脚之辨意欲官司勒
令王珍先次入役殊不知有差役有義役二者事體不同兩下
既皆係義役之數則關約一定悉當遵守而石才則原初供吐

亦既明言本都續入義役人王珍則是兩下皆係義役之數目
自合以排定名次論不當以產錢高下朱脚白脚論設使石才
之賣田也果是正行交易除豁產錢一百十一文外其戶下稅
數不及都例者亦僅十數文耳官司定差不應若是纖悉已而
况其所爭事理有如此前數之可疑者乎定驗至此目今石才
合當充應更取自台旨

產錢比白脚一倍歇役十年理為白脚

照對在法充役人戶物力比未役白脚之家如增及一倍歇役
十年理為白脚此其為法踈數得中極為公當今來第十五都

保正熊俊英滿替縣司差熊瀾充應其熊瀾雖是白脚戶下稅
錢見計三貫二百四文不肯承充遂經使府論訴蒙帖送本廳
定差今拖照熊瀾詞內所糾論者凡六人曰熊俊又俊民曰張
師說師華曰師承之望之當追上各人當廳者驗及喚鄉司陳
坦根刷每戶即日稅數并歇役年分參稽互考得見熊俊又俊
民皆年未及令不應差充昨來官司依條免放仍給憑由與之
為照分明其張師說師華見立張聚戶本戶稅數雖高於衆戶
然近於嘉定五年祇應本都保正歇役未久兼有少丁寡婦尚
未分煙析業亦不應差充外有師承之一戶稅錢計七貫六百

文有零較之能濶稅數則不啻一倍又昨於紹熙年間應役一次歇役已經二十餘年參之物力增及一倍歇役十年理爲白脚之法則亦不啻一倍矣以人情法意論之合當差師承之充應目今役次竊見熊俊英替役日久本都事件並是差毗保幹辦殊覺費力仰師承之日下即便入役不得妄有推托如再妄狀遷延以致本都事件無得了絕官司當重作施行令備申使府取指揮

乞用限田免役

范西堂

準法品官限田合照原立限田條格減半與免差役其死亡之後承蔭人許用生前曾任官品格與減半置田如子孫分析不以戶數多寡通計不許過減半之數謂如生前曾任一品官許置田五十頃死亡之後子孫義居合減半置田二十五頃如諸子孫分析不以戶數多寡通計共不得過減半二十五頃之數仍於分書并砧基簿內分明該說父祖官品并本戶合置限田數目今來析作幾戶每戶各合限田若干日後諸孫分析依前開說曾玄孫准此並要開具田段畝步并坐落州縣鄉村去處如遇差役即齎出照驗免役若分書并砧基簿內不曾開說並不在免役之限緣品官之家有於一州管下諸縣皆置田產切

慮重疊免役合令連狀自行指定就一縣用限田免役其餘數目及別縣田產並同編戶餘官品依此永州黃知府任朝奉大夫係從六品合占限田二十五頃死後半之計一十二頃半知府五子每位二頃半四子受澤獨陞一位無官今省簿黃侍郎大夫莊指爲黃陞產業有稅錢一貫四百三十六文若以朝奉五子之一所占合免差役然據所賣到干照有侍郎告軸而無分關聲說簿書有知府戶契而無本位受分干照今以侍郎直下無官而侍郎限田盡以承占於法有違若以爲知府第五子合占朝奉五分之一則莊名侍郎無以爲證况本都役次最狹

累政以來無可選差每歲催利不過勒鄉司代承吏輩利於下鄉通同作弊不復考究又黃侍郎諸位並居城內占籍臨川兩縣稅錢尤難稽考侍郎之後子孫分析不知其爲幾位儻無關書斷然難憑先與知在如賣到分關明白見得侍郎大夫莊果是知府幼子知府入戶契書果是本位受分自合從條照免通直知縣既已充役必是別位難以歸併仍給斷由

歸併黃知府三位子戶

黃知府以朝奉大夫知筠州所立契書曰縣丞曰知縣曰通判皆知府所歷之任曰縣尉曰主簿曰將仕皆知府所生之子其

實一戶參對干照並有可考今雖不存其幹人任慶乃言本官見今義居不曾分析然拖照省簿有黃知府大夫莊有黃通判朝奉莊又有黃朝議而指爲縣尉莊一家而三戶乃曰義居無乃不可稅錢共計四貫三百五十合併而爲一並作知府大夫莊又准法朝奉大夫係是正郎爲從六品可占限田二十五頃死後干之計十二頃半以本鄉則例中等每頃五百四十五文十二頃半共計七貫五百三十三文今所有稅錢合在限田之內責狀歸併作一戶送納干照當廳責付交領仍給斷由

贍墳田無免役之例

范西堂

拖照省簿樂侍郎戶有稅錢一貫七百七十二文並無告勅砧基簿書可以稽考崇仁樂侍郎生於南唐仕於國初今不見得子孫分作幾位每位合占限田若干仍省簿內稅錢是與不是樂侍郎宅產業雖據贖出官司文榜係樂侍郎撥作贍墳田產每年付安原東林鍾山三寺主管然律之設法難以此免合監充今年六都稅長先與召保如將來有分明干照見得合在限田之內却與施行

須憑簿開析產錢分曉

范西堂

王鉅到縣亦贖出慶遠軍承宣使告勅呈驗非不明白若論限

田合照免然承宣乃紹興已前人物即不見得承宣之後今有
幾位限田合占若干儻非砧基簿書開析分曉難以照使准法
應官力子孫不於砧基簿分明聲說並不理校正所以防民之
姦當職嘗於本力點下以次人具信力計稅錢二百三十八文
當廳比較而吳信不服只得告示承充若顛秀一鄉凡有告勅
便作官力照免後法不可得而行版籍不可得而正并繳原判
回申乞行照會

使州判下王鉅狀

范西堂

照對王鉅初狀元準台判賚到慶遠軍承宣告勅呈訖送縣照

依限田法行已於十月十六日回申訖王承宣係在紹興已前
若無分關簿書不見得自今見有幾位合限田若干如二十四
都王承宣戶有稅錢兩貫八百文作幹人汪源賚出承宣孫武
翼郎告呈上已照條從限田免差訖今二十三都乃是王承宣
贍墳莊豈得謂別無田產更將承宣告勅影占行使若無分關
簿書實難照應况本都省簿並是城中寄居產業無非立爲官
戶尤難一例免差合具本都役帳申上如其他官戶亦有合充
或案吏鄉司所具不實乞勒王鉅供出一名以憑追斷儻所差
不當却當根究施行

白關難憑

準役法應官戶免役並要於分書前該載某官原占限田之數
今是幾代合得若干子孫以至曾玄各要開折如分書不曾該
載並不理爲官戶劉儒宗所賚從義郎告係是紹興三十一年
自從義至儒宗不知幾代合占幾畝並無可考又不知從義告
是與不是儒宗之祖在法分書不載不理官戶正防此偽冒今
儒宗賚到白關兩本意在行使尤爲欺詐本戶產錢五百餘貫
聽從脫免却以貧民下戶充應殊失朝廷立法之意押下本都
看役更敢抵頑解上懲斷

限田論官品

范西堂

照對本縣額秀一鄉共計七都相去城闌纔十五里無非在城
寄產省簿立戶並有官稱無一編民自前七都之內考之前官
悉無可差之役所有催科或勒鄉司代承或差專人追上付之
鄉司則官物侵欺責專人則鄉鄰搖動且所居人戶咸在臺府
之側役一及之群然而訟朝發暮至縣吏束手莫敢誰何甚而
貧民下戶稅纜滿百便使承認役未終更家卒用喪尤爲可念
此一鄉之宿弊凡一二十年未有能正其名者徃歲到官之初
嘗取版籍逐一考覈其間真偽相半而實有憑可以免役者無

幾索上千照從條參對而七都之役三歲無缺劉知府戶計稅錢一貫六百文合充今年後長昨據陳訴雖嘗晉出告勅而無分關簿書即不見得所置田產是與不是劉知府正派再世無叔伯將何所憑三傳為的孫亦何所考儻執一告便可立戶纔煩一戶便可免役是族人之有官品同宗皆可影占父祖之有限田子孫皆可互使朝廷役法何所適從准乾道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勅品官限田照應原立限田格條減半與免差役其死亡之後承蔭之人許用生前曾任官品格與減半置田如子孫分析不以戶數多寡通計不許過減半之數謂生前曾任一品

官許置田五十頃死亡之後子孫義居合減半置田二十五頃如諸孫分析不以戶數多寡通共不得過所減半二十五頃之數仍於分書并砧基簿內分明該說父祖官品并本戶合置限田數目今來析作幾戶每戶各有限田若干自後諸孫分析依前開說曾玄孫准此仍要開具田段畝步并坐落州縣鄉村去處如遇差役即賣出照免若分書并砧基簿書不曾開說不在免役之限劉知府新婦李氏據稱係是三代之孫傍無叔伯若果是如所訴自當照免豈致更令上煩臺府今無片紙可照但執一告揆之役法實不可行又如其他州縣之有田與否姑未

暇論况穎秀一鄉七都之役凡當定差悉用此例積年偽冒一無所逃當劉知府初差之時亦非不聽從理爲官戶但追到幹入監索干照累日無之情願承認只合照行今若獨令一人倖免七都見充計一十四人其爲官戶而前此不差者居十之九成有詞訴無復寧時合繳原判回申提舉使臺照會如本戶續費到干照合該見行限田免役法自當照應施行

提舉再判下乞照限田免役狀

范西堂

照對本縣惠安穎秀兩鄉原係臨川續行撥隸去城纔一二十里所有田業無非城中寄產各冒官稱其內十餘都自二三十

年間無可差之役間有小民稅纔滿百勒充力長役滿而稅與之俱亡其禍慘甚以故小民或有丘角之田爭相求售無敢存留否則必官戶之幹人或其宗族親戚並緣假借以圖影占縣司未嘗有敢定差縱或取會彼執告勅而來無能辨其偽者自前兩鄉催科皆勒鄉司爲之代其鄉司者亦樂爲之互相表裏名有代役之苦實滋舞弊之姦非惟所催官物詐冒入已而省簿姓名半入逃亡此弊相傳已非一日本職交割之後悉取在城寄產官戶無問故家見存具申臺府逐一案上律之役法一例定差除實有干照見得所立官戶委合限田之制所占限田

委是本戶之產給據照免餘當與編戶同又以各都稅錢鼠尾
排定自多及少次第告示兩年以來昔未嘗充而今已充應者
凡三十五家其餘合充而點差未到者亦不下數十戶僅後法
所載堅守而行之自是以後不患無可差之後劉知府無分關
干照而徒執紹興年間告勅以免役彼但知告不限乎年之久
近却不思澤例斬於孫之曾吝其間分析又以限田而均于承
分之人位有多寡限亦如之豈必執知府一告而曰子曰孫賚
出呈驗便可影占未差之前會與不曾充役掩照自前影占如
劉知府而今已入役者三十五家以是已替或是見充各具于

後如樂侍郎一戶即名史者生於南唐仕於國初越今幾三百
年猶以侍郎立戶以侍郎免役此本戶之產猶有可言若素無
官品平白起立計囑他人與之承認例占限田亦甚無謂萬一
所差只劉知府一人姑與之免不妨從厚今經陳使臺者乃合
城中而爲之謀彼以數十年無役之家悉入差帳咸欲起而爭
之姑以一人嘗試其姦設或中有群然胥倣已差者利其後見
役者覲其免未差者執其例何特劉知府一家而已再具申照

會

限田外合同編戶差役

范西堂

准法權六曹侍郎係四品合占限田三十五頃死後半之計一十七頃半以六等田紐算合計稅錢一十四貫文李侍郎四子每位計占稅錢三貫五百文今長位又分作二分合占一貫七百五十文拖照省簿各有稅錢三貫一百八十九文除限田一貫七百五十文外尚計一貫四百三十文合同編戶差役臨川有說姑置勿論先與招保聽具帳呈若以他位有官欲遜作一位免役却無此法

本縣一都見缺保正鄉司役案保明董世昌及出引告示又據本人糾論黃監稅契勘黃監稅原是文學出身見任常州稅務

今年四月已書三考合係故權理為官戶但九品當占限田五頃算計稅錢四貫今黃監稅稅錢兩貫九百文餘錢兩貫九百文合同編戶差科董世昌戶計稅錢兩貫三百文若以稅錢多寡黃監稅在上然董世昌折生白脚其黃監稅原充大役尚是庚申辛酉年分亦計二十餘年備兩詞申審提舉使臺欲乞指定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有告勅無分書難用限田之法

俞詞古嗣先係是尚書之後累世承蔭皆有告勅可致不得謂之非官戶但據呈驗徒有告勅而無分書即不見得今去有蔭

之祖係是幾代析免役之戶係是幾位律之於法已自難行且以盡到宗枝賣出告勅為據末後一祖雖是朝散郎可為正七品若論限田子孫減半亦在十頃之內然所出告勅俱是宣和五年至今百有餘歲豈復有限田可占若呈上此告而可以免差凡祖宗朝會有官品者皆可謂之官戶皆可用之以免役法遂可廢前此作縣不與究竟但據鄉司呈帳具作官戶便置勿論積年姦欺習以為常不知役法自有成說押下本縣從條定差但嗣先兄弟兩人又既以喪母將服闋便令析分於法未可且充都戶恐成類併合告示嗣古先充却理作析土役色

文事門

學校

學舍之士不應耕佃正將職田

胡石壁

掌計之為人賢否固未可知但李癸發衣儒衣冠名在學籍而乃耕佃正將職田則是以學校之工子而作正將之莊佃也何無廉耻如此邪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來之滕願為之氓孟子猶深闕之樊遲請學稼孔子猶不許之學學者學為孔孟者也李癸發所學果安在哉且其言曰劉掌計所以寵其供者只欲使其僥倖預貢無由沾丐學中分送之錢此言尤為鄙陋

國家大比興賢能所望於諸生果何事而今其所志乃在於得錢而已何其言之不怍也鳴鼓攻之不亦宜乎牒學照會

學官不當私受民獻

方秋崖

蕭張之訟田固未知其孰是非也然以人情度之一番為賄未則錢沒官業還主張氏何為之訟之官而遽獻之學邪是必自故矣學官不問其是非而私受之漕使所謂賈之夫子辭受之義而安者其果安乎所在田訟聞有官斷決沒官而隸之學者矣未聞學官受民所獻而不經有司者也以師儒之官而行有司之事以禮義之地而受獻納之田盍亦自反矣今漕臺追

索文案乃但以學司一狀解來意者為此則可諉其非邪且據學司狀具檢申解

州學所塑陸文安公服色

葉提刑筆

以德詔爵為之等列本為生者設近世固亦有死後追封之制然與謚法自不相關謚法起於周人以諱事神生名之死諱之必有以易其所稱故節以一惠取其行之大者而為之謚耳於爵無干也今據彭學諭繳到簡子大紙乃謂得謚者皆稱公即是公爵欲用冕服加之文安之塑像若爾則當殫九旒服九章今朝廷賜謚不賜爵也生六品服死而以是加之使文安有知

其肯當否且所稱公者如溫國文正公荆國文公之類有公爵而稱公者也如胡文定朱文公之類無公爵而亦稱公者蓋尊稱之耳公者男子之尊稱子者男子之通稱如古之大夫文子武子正惠女子之類豈皆子爵邪今所塑文安像宜用銀緋如羅主簿之議最爲妥當切不可用冕旒如彭學諭所云深恐貽笑識者他日像成難改也帖報主簿仍請備榜祠堂

書院

白鹿書院田

蔡父軒

判府秘書宗丞吏部欲一新書堂而去其弊其志良善此非積

身任怨者不能也豈特書堂之幸亦吾黨之幸宿弊之多自不待言但東原一庄自湯國正呂教授經理之後僉論以爲此庄之一泰洞志砧基數目該載明甚此一項委是白劄讒誣若不爲之辨明則豈惟呂教授受終身之謗而湯國正受此誣玷亦必不瞑目於地下牒軍僉廳如此項信及則已如信不及幸只遣此項案牘來本司點對本司亦不敢不盡其心

又判

本軍教授所申已爲詳盡此產創置年深田鄰豪戶日陵月削包占入已不復可究詰向來呂府教山長下庄契勘之時已覺

爲人侵占則其流弊蓋非一日矣方判府祕書生與文公同鄉學與文公同道心以文公爲念所以拳拳於白鹿書院之田產必欲復前日之原額者豈有他哉不過爲文公主張道場不堪文公指俸所置之田爲外人侵蝕而已學田之多寡於方祕書何增損哉施行之間方喜有敘而群疑並興紛不可解信乎任事飭弊之難也既是衆議以爲不可不若姑仍舊額相忘於無事况今教授所增不過二十五碩於書院初無厚補異時寺僧佃人紛紛退佃徒費官司區處非所以重書院也案給據付師暄仰依常年自出穀種糜費歲入米二百四十碩其方祕書任

內所撥之穀悉歸之本軍牒本軍本學書院照會

祠堂

朱文公祠堂

蔡文軒

朱文公有言書堂固欲速就然當使伯夷築之乃佳耳若是贓罰非義之財恐亦非文公所欲令佐知所先務能以教化爲急甚爲可嘉照擬帖縣尉

洪端明平齋祠

蔡文軒

竊見故忠文端明平齋洪公文學行誼照映當代曩嘗分教是邦淑艾後學沾丐維多敬仰高風炯然在目所宜立祠學宮與

諸賢分席合侑以示盛德必祀之敬以迪多士興善之心牒州
委官計置仍牒請胡兼僉提督本司初十七界官會二百千

科舉

戶貫不明不應收試

胡石壁

本府昨於六月十八日據鄧杰等狀乞行收試稱是三代居于
邵陽之三溪當職心竊疑之遂判公既是三世居于是邦則就
試已非一次何爲今日始有詞尋據所供謂自高祖以來惟務
耕稼至諸父始讀書應舉於嘉泰年間嘗因就試爲士友所攻
遂經漕臺蒙判下本府收試後以疾病喪服相仍所以蹉跌至

今當職復判云豈有四十餘年之久皆是居喪養病之日泊亦
兄弟之衆皆是居喪養病之人此說不通送學保明未幾在學
諸生與兩邑之士皆群然入詞攻其妄冒而鄧杰又復陳請不
已本府以科舉事重阻其來則恐絕其功名之路情實可憐容
其來則又真偽特未可知恐激場屋之閑遂委曲諭之令其詣
漕臺經陳行下潭州勘會累科曾與不曾用湘鄉戶貫赴舉及
有煙爨在本縣如果非湘鄉人即乞行下收試如此則他人不
得以拒矣此六月二十六日所判也鄧杰若自反而縮一聞此
言自合戴星而往即日投詞自臺而州自州而縣不過兼旬可

以舉事今准漕使所判之狀乃是八月初六日所陳不知鄧杰
四十日所幹何事狀中所乞並不曾言及下澤州及湘鄉縣勘
會一節但乞行下本府照縣官保正鄉司勘會收試此必於中
有嫌所以故作遲緩意謂迫試期而行下則本府自不容不遵
奉殊不思戶籍既未明非特本府不敢有違條令場屋之士亦
決不肯相容犯衆怒而成專欲充非自身之利且觀其兄弟年
甲皆方踰弱冠少遲一科亦未爲淹相拒之詞是乃相愛之語
門示仍備士人詞申運司

士人訟試官有私考校有弊

王實齋

國家三年取士欲其謀王斷國所係甚重士子三年應舉蓋欲
榮身顯親所係尤重責惟在太守爲監試當與太守同一體日
督試官精加考校豈應屢申揭榜拆號且言一日之費在州府
豈得如是之窘之膺試官者方受他人陶鎔今當陶鎔他人未
審有何國事殷心急欲出院自八月至今詞訟交至不言試官
之有私則云考校之有弊試榜未開而報者紛紛其所報之人
多與二十七狀內姓名符合取士如此何以免鄉遂之疑何以
免士子之疑何以免朝廷之疑何以免天下之疑今將所申八
十二號權與封下仰就所黜卷內別選二百四十九名候當職

親到院日自有區處

士子之類向以...

與二十...

...

...

...

...

...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二

...



